

大岭漫记

□ 张声龙

(一)

这是大兴安岭深处的库都尔。这里，是一个有獐子的地方。如果来到这里，在这一段的山岭间穿行，你要认真寻找，在大树后、在草丛间、在河溪处，一定会有一只只清澈的眼睛静静地注视着你，那应该是獐子清澈的眼睛。眼神中有好奇有善良，有和你交流的想法，但因为陌生，而怀揣着的则是一点点的害羞和闪躲。

山有山的纪年。秦时飘起的雪花，飘到汉唐和飘到现在，不过是飞到东飞到西的起起落落，尘埃在眨眼间起伏罢了。如果山有梦，那一定是一梦千年，在梦中，拓跋鲜卑刚走出山岭，关内的饥民就踉跄着进入山林，其间还有邻邦的异族，有跑山狩猎的山民，也有成群结队的伐木人。湖水不会记忆子牙的行踪，山也是，山的思维指向更深更远的地方。

几千几万人聚集居住之地，在兴安岭的眼中，和枝丫上的鸟巢不会有大的区别。这片山岭包容着难以计数的花草树木、河流湖泊和万千生灵，收留、滋润、养育着灵性深淡不一、习惯大相径庭的个体。这巨大的舞台之中，无论是孱弱的草和参天的树，还是松鼠老鹰黑熊蜜蜂蝴蝶，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家，生灵舒展本性自由自在地生活。

有花草树木、有飞禽走兽的地方，就有祥和有生机。就是万灵荟萃之所。至于春天刚刚从枯黄中钻出的草，夏季连绵几十里星星点点绽放的花、秋季金黄色为底色中的五彩斑斓、冬天麋鹿在新落的雪上点划音符，不过是寻常的画面。

或者柔和的月光穿过重重枝丫后的点点斑驳，林间河边或远或近应和着的鸟鸣蛙鸣，小憩时阳光的触角轻轻抚摸着脸颊和手臂。很多时候，花草的气息会轻而易举地从现实走入梦境，抑或从梦境走入现实，模糊着两者的概念。

如果你对大兴安岭有一万个期许，就会收到一万零一个回应，只是到过这里之后，你肯定再也不会忘记——山林中獐子美丽又清澈的眼睛，还有它矫健的身影。

(二)

在大兴安岭的公路两侧，大山起起伏伏，连绵不绝，仿佛游龙在跃动。这些山都没有名字，也无须有名字，因为它们都是大兴安岭的山，它们共有一个名字，叫大兴安岭。

我知道，在内蒙古高原，在大兴安岭之上的山，出生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不用登高就能望远，生来千花万树簇拥，几千几万年积累的灵韵，绵远醇厚。

最美的山岭邻近最美的草原，不止百灵、獐狗和狼穿梭于画卷之中，一袭长风就会把兴安岭的林涛送到草原的耳边，草原上男女相恋的情歌，也会顺着朦胧的月色，沁润到兴安岭的山间林中。于是，草原的风中能嗅到森林的味道，林子的树梢上也能采摘到草原的情歌。它们交相辉映，风采叠加。

山是岭的表情，眉眼舒缓表达的是容纳和欢迎，所以整个山岭都泛着微微的波浪一路前行，路边的山就是预留的观景台，是生灵可以偎依的一处港湾。路边就可见四时美景，不用多久

的寻觅就能收获到各种山货，展现着山岭的美好和慷慨。这里的山也一定承载了很多人珍贵的记忆，寻梦的人相隔几十年，也仍旧会采到一样馨香的花，一样翠绿的草。

清静世界中，大兴安岭的这片天地间，每年都有花自开，水自流，山自在而立。如果你依偎它的怀里，和它有美妙的交融，你就拥有了这方山水，有了这方花开，有了这方的松脂香，你的世界一定会更充实更精彩！

(三)

黑龙江的源头就在大兴安岭的深处。从瘦弱的小溪开始，长成湍急的河流，壮大为波涛汹涌的黑龙江。不只是人需要万里长路，河也一样。或蜿蜒前行或疾步奔走或呼朋唤友擂鼓冲锋，河岸上看到的是画卷，河床间是舞台也是修行者的蒲团。

注入入海的江河是在回应召唤，还是枷锁在宿命之间，而它一次次次的壮大是新生还是消亡，在阳光下在雨雪中，在山间在旷野，在冲向大海的那一瞬间。如果我能，我想知道它的所思所想，喜怒哀乐。我想乘风与它一起顺流而下，一路倾听记录它的心声心语，因为在这个时间维度，我与兴安岭万千生灵都厮守在这片土地上，与兴安岭相伴而成风景。

孩子离家后称雄一方，开疆拓土润泽万物，从弱小到强大，会因此成为家族的宠儿吗？答案是一定的。在大兴安岭母亲的眼里，直入云霄的树和匍匐地面的花草、渐行渐远或安静在山间的水，同样都是骄傲的儿女。它们同等同质，生命同样精巧，旺盛而且珍贵。但在视线之外的孩子，在母亲心里肯定会因为思念，而多了一点点的偏爱。

先出发的河流，能代表一整条大江吗？画作上的第一笔线条能视作整幅画吗？第一个走出兴安岭的拓跋氏人能称为北魏王朝吗？或许个体只是个体，但在方阵和构图之中，站在主位的肯定是主角。而且这条江的波涛中因为它的加入，而有了大兴安岭的浪花，有了大森林的芬芳。

对于一条河或一条江，只要水流不断根脉就紧紧相连，哪怕到了遥远的海洋。远游的孩子在想家时，也会像洄游的鱼一样，在阳光最柔和、月光最清冽的时刻，会一瞬间穿越千里万里，重回、重新偎依在母亲的怀抱。

(四)

大兴安岭很纯，不仅山纯水纯，人也很纯。他们的故事厚重且悠长。

从大兴安岭林区开发建设那一日算起，不经意间，这些人在山林中生活了几十年，叶未落，根已经深深扎下。当年，一群年轻人怀揣着沉甸甸的信念，在风中猎猎作响的红旗伴随下，怀揣建设新林区的梦想，梦想这道岭，这个家会丰衣足食，会有平坦的路，路上有阳光有和煦的风，会有平等自由，会有书上所有闪亮的东西。这让他们脚步坚实，爬冰卧雪，不计得失。他们内心充满自豪和骄傲，他们朴朴实实一辈子，干干净净一辈子，却符合了很多“高大上”的概念。

有梦的日子真的好，行进在梦想的路上，是幸福的人。现在，不仅他们的足迹还在山岭之上，他们很多人已经融入山林，成为大山的一部分。

像是林间的树要有果实一样，山岭间的邂逅也会结出爱情，少了俗世中尘烟，泉水和情感都清清白白，干干净净。自带三分灵性的孩子们，一出门就走进了公园，自家菜园一角的亮色就能涂满整个童年。男孩儿只顾上山下河疯玩儿，油黑的脊背和屁股蛋写满了健康。女孩儿在每个夏天，寻觅在长满鲜花的山上，采摘最漂亮的花儿，插在油黑的头发间。秋天随处可见的各种果实或甜或酸或涩，功效远远高于各种现代营养品，只是这些儿时常见的美食，长大离家后却最容易出现在思乡的梦里，酿成酒也能一醉几十年。

山岭山间的路很多，连接了一座座山，也连接了通往山外的路，山外五彩的霓虹留住了大多出山的孩子，也有一些路是用来返乡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宏大的主题，山里也一样。油锯声消失了，山里人的活计却更多了。好在大兴安岭没有衰老，四季颜色也没有变化，这巨大的山岭仍然以列车的速度，从容地奔驰在时代的轨道上。每年的严冬过后，山岭都是一次新生，该过去的过去了，该生长的持续生长。那些年茂密鲜亮的理想、信念、希望、淳朴和善良，依然留在血脉里，汹涌地流淌着。

大兴安岭人最适合在这里生长。他们同一棵棵的大树一样，一直被这里丰腴的水土滋养着，生长得越来越高，越来越粗壮，越来越纯洁。



刘兆明 摄

可爱的树叶

□ 李伟峰

这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了。我去大兴安岭林区那年，正好是秋天。在瑟瑟秋风中，树木开始凋零了。一片片枯黄的叶子从大树身上不停地飘落着……

在林场的一座小平房里，喝着醇得发苦的茶水，我和当地一位林业老职工聊天儿。听他讲林中趣事和林区生活。当我问他，林中的树叶一年又一年这样积攒下来，对于森林有益还是有害？他告诉我说：“你可别小瞧这树叶，经过雪埋土沤，腐烂后可成为最好的肥料，滋养着森林树木。还有，等开春雪化了，泥水翻浆路难走，有了这些落叶，就不会踩上泥浆，树叶起到铺路作用。”在林中极不起眼的落叶，竟然有如此大的贡献，难怪林业职工骄傲地说：森林里无一不是宝，简直就是个聚宝库。

后来，在镇子上游玩，发现在出售林区纪念品的摊位上，有许多林木制作的物品，如桦树皮镜框、树枝编织的花篮等等，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还是那些树叶书签、树叶风帆制品。聪明的林区人，挑选上好树叶，描绘上图案或文字，然后涂上一层胶类透明膜，普普通通的树叶，就成了一件艺术品。这使我知道，除了林业职工讲述的知识，树叶还有更多的用途，这又增加了树叶的身价。远方来的游人，买走一两片树叶书签，回家夹在书中，每当看到它，我想他们一定会想起兴安岭，心中会永远存有绿色。

在茫茫的林海之中，一片树叶实在渺小，更何况已经飘落。可是，听了林业职工的讲述之后，我忽然觉得，这树叶并非想象得那样轻微，如果把大森林比喻为一篇文章，这树叶就是它的标点符号，森林因为它的存在而季节分明，挂枝的第一片叶子报送春的信息，飘落的第一片叶子告知冬的临近，而当树叶翠绿的时候，那应该是大兴安岭最温馨、最快乐的时节了。这树叶啊，实在值得珍惜，哪怕只是一片。我不得不得把它装进上衣口袋，紧紧地贴在胸膛……

在我的心中，有一条小河至今难忘。

我的家乡嘎拉牙林场依山傍水，景色迷人。小河从林场西边缓缓流过，当地人称嘎拉牙河，鄂温克语为“较大的猫头鹰”之意。小河不大，窄处仅几米宽，宽的地方10余米。全长有25公里，发源于金河“越岭线”，一座海拔1050米的无名山，当地人称为主沟的山脉。小河在茂密的森林里披荆斩棘，奔腾而出，如同一块绿色的翡翠镶嵌在茂密的山谷间，两岸郁郁葱葱的树木，倒映在清澈的河水中。青山绿水，交相辉映，俨然一幅秀美的天然生态画卷。

过去，这条小河曾是孩子们的乐园，我常常和小伙伴一起去玩耍。冬天小河结冰后，小伙伴们三五成群在冰面上溜冰、滑爬犁。夏季来临，孩子们在河里捉柳根鱼、打水仗，在水深的地方游泳，光着脚丫在岸边沙滩上奔跑、嬉戏，无忧无虑享受着大自然的美好。

寒假里到河边拉烧柴，也别有一番情趣。拉着爬犁走在河面上，听着脚下积雪“吱吱嘎嘎”的声音，呼吸着大森林里清新的空气，遥望着头顶上的蓝天白云，让人心旷神怡。常常是一边捡河边的干枝丫，一边观赏四周的风景，不知不觉一爬犁烧柴就捡满了。在河道冰面上拉爬犁，一点也不觉得累，一到公路上就费劲了，好在家离小河不远，不一会儿就到家了。那种快乐的心情无以言表。

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林场有居民住户500余户，人口达到3000余人。那时，居民的生态保护意识还不强，邻近河边的居民，往河里随意倾倒生活垃圾，河水受

到污染，异味四溢。有几年时间，大人们都不让孩子到河边玩耍了。

全面停止采伐后，林区加强了生态环境保护，实行了河长制，林场逐级落实责任，在河边竖起了醒目的宣传牌，教育大家爱护小河，爱护小河一草一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后来，小河生态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河水变得清澈了，迁徙的成群野鸭来到小河产卵孵息，避暑度夏。鸭妈妈和小鸭子已经不怕人了，人们给它们投食，不论离得多近，它们都不会感到惊恐或飞走，它们也许知道了人们的友好相待。

林区实施生态移居后，嘎拉牙居民彻底搬离了林场。房屋拆除后，没有了人间烟火，喧嚣了几十年的林场变得寂静了。凡是回乡的林场人，都要来林场遗址游览一番，寻找往昔岁月里的温馨和快乐。

几年前，一座水泥新桥横跨在小河之上。站在桥上放眼望去，小河两岸杨柳依依，绿荫浓浓，好似一幅宁静而优美的山水画。望着清澈的河水，林场生活的情景就会浮现在眼前，记忆的闸门被轻轻打开，逝去的岁月和那些久远的经历感受重新变得清晰起来……

这条小河见证了我的成长，也见证了林场的变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林场变得越来越遥远，而小河依然静静地流淌着，潺潺的流水带走了岁月，却带不走相思和爱恋。如今，离开嘎拉牙林场很久了，但那条小河还在我的记忆中流淌。每当想起它，心中就会感慨万千。我由衷希望小河永远丰盈清澈，永远滋润着绿色家园。

林场的小河

□ 杜传平



北方，我的兴安岭

□ 成子

大寒之夜——回家

从上央格气到下央格气到乌力库玛我的马儿像莫尔根河上的一只小船顺流而下，朝着风的方向白桦林隙里森林狼的眼神比月光下的大雪还要雪亮还要光芒四射我的雪青马浑身开满菊花它知道要把半醉半睡的载歌回家眼瞅着就是两公里半了看得见马灯温馨的跳动抑或患有心脏病的亲人他们还没睡为什么总是在雪地里仰望星空我的家在大雪与寒风的抽打中东倒西歪地坚持温暖，坚持等我

冬天、我和我的动物世界

棕熊很进过火后的树墩子大自然也怜悯这似乎没有天敌的王者毕竟千山万水走遍了森林狼 眯起细长的眼睛耳朵如匕首，聆听不远的冬天那是一种长着白毛的风让所有的动物都只能咬牙切齿大敌当前，四野埋伏，迎接死亡且从容不迫木样子围住院子院子里堆好煤炭鸟类翅羽之下长出厚厚的绒毛该来的来、该走的走小小昆虫，骨瘦如柴抱住灌木丛中柔软的部分用死亡书写琴谱——等着琴师

两指宽的林间小路

一场大雪，诗人的白纸没有词只有咔嚓咔嚓的树冻僵之前的笑容和快乐无关雪兔原路去又原路回来后腿的肌肉发达如绷紧的弓两指宽的小路，比雪结实森林里最窄的小路雪兔最寻常的生活，刀尖上的危险盘旋的鹰方圆几公里真正的王者而水红的眼睛眨着古典的月亮，滴血的爱腊月你崭新的一窝孩子也许会冻死两指宽的小路，任你怎么勤劳不是意象是一串可以谱成曲子的音符是一个细节和很多个细节构成的一长串构成雪兔的全部冬天大雪苍白的森林让诗人无话可说的森林我用匕首划开白桦树皮的第四层紧紧搂住光滑躯体的最后那层浅粉的带有白色斑点的那层我写下我和雪兔的全部忧伤

护林人与疲惫的鸟

对于雪的理解那个躲在木头房里喝酒的护林人啊……他的炉盖子——一圈一圈的夕阳最小的那圈在最中间就要天黑的那小小的一圈儿大兴安岭缺口处的，一枚红纽扣星辰徘徊而来雪和桦树林同样苍白如失血的少年扶着凛冽的寒风喝酒酒的老头一意撕心裂肺的咳嗽山林寂静无限，疲惫的鸟儿把头埋进翅膀里

白桦林

那些小小的嘴，白桦林成千上万薄薄的嘴唇沾着胎衣上的汁液娇嫩的，小小的黄嘴丫子能吞噬天空却不忍风的碰触一切都是风儿之后的事儿

不是风儿自身(风儿是翻卷的舌头，宣言与张扬)风儿的沉积，坟至于鲜花那最初的花不是花瓣也不是花蕊是婴孩还未睁开眼睛之前小小的拳头紧握着，握着被我们称之为诗歌的全部力量之后是脆弱、冰凉、果实、鲜美的、透明的、瞎子、核儿——不幸居然如此幸福她们才有可能留给明天有可能为我们叙述我们曾经的欢愉与疼痛

大兴安岭的森林之夏

夏天薄如蝉翼，薄得可怜，还没比画几下就潜入凉风，或者躲进比你还薄的、丝织的满是流萤的扇面中了还没等到烦就不再烦了如那短暂的蝉鸣如约而至的女人你就不能来得稍晚一点儿吗谁有一双树叶的小手让这秒钟儿别再小跑，别再小跑散步着来，散步着走

冬夜，我们俩……

我所说的我们俩指的是我和我的影子我们找来桦树皮和枝丫子今夜无家可归没有林场，没有小工队，没有星星一样明亮的小馆子、打尖儿的木刻楞作为森调队员，我必须每隔八公里处打出一个样圆儿然后细数每一株植物算出大兴安岭的都闭度、蓄积量和生生不息的绿色是夜月光缺席没有心想事成一切要靠篝火的光芒存在家是古汉语、繁体字书本里的浪漫，我甚至不信离我最近的是零下42℃的牙齿当然还有篝火次日太阳照样升起我们安然无恙风在火苗里留宿，我和辽阔枕着自己的胳膊睡熟

观察一棵落叶松

落叶松树注定的孤单来了！再好的叶子也要落下去落进多年积蓄的腐殖质，那里暖和严格地说落叶松并不包括针叶那是漫漫长路上，渐渐走失的妻女和挚友犹如干涸的河、只留下一床卵石说是卵石却从未听见或看见任何鸟声和鱼儿然而你得挺住树皮由深紫变成浅红一道又一道沟壑不是皱纹，是活生生的疤森林清脆的嘎巴嘎巴的爆炸声放射性强折和玻璃匠的玻璃刀小小的金刚钻划过秋水般平静的玻璃，然后断裂开裂你见过凝滞的眼泪吗——那落叶松滴出的松树油子凝结之火，固体之火一旦与马尾亲密接触那便是大地的呜咽，是悲壮与痛是大雪冒烟儿甚至死去活来……

入秋以来

鹰隼不停地挑剔羽毛休整万里长空带给她的疲倦与无奈她飞不出去，得回家我跟着她抚摸黄金铸就的尸体从天空返回大地，高度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一生的努力写出这黄金的碑文谁在读并且忍心读懂她